

永恒的太阳：从古埃及墓葬看古埃及先民的太阳崇拜与生死观念

李泽龙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省保定市，071002；cyril_li1222@qq.com）

摘要：古埃及文明以金字塔、木乃伊闻名于世。然而，支撑这些的是古埃及人深刻而复杂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们对太阳的崇拜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生死观念。对古埃及人而言，死亡并非终结，而是通往永恒的过渡。墓葬是他们对“永恒居所”精心准备的场所，不仅是保存肉身的容器，更是其宇宙观、神话信仰和审美追求的集中体现。本文将古埃及墓葬为切入点，剖析墓室壁画、丧葬物品和建筑结构中所蕴含的太阳崇拜印记，以及这些印记如何反映了古埃及先民生死观念，重点考察太阳崇拜及其核心神祇在生死叙事中的作用。

关键词：古埃及；文明；古埃及墓葬；太阳崇拜；生死观念

引言

鸿蒙初始，当地球尚处生命未萌的荒凉之境，太阳这颗炽热的恒星已经在浩瀚天宇开启周而复始的循环。自人类诞生后从蒙昧迈向文明的进程中，面对自然的无垠与未知，神明自人类精神世界中诞生——尤其太阳神以及太阳崇拜最为普遍。太阳不仅成为世界各地古老文明的图腾，更成为全球文化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科纳拉克太阳神庙（Sun Temple, Konarak）展现了印度的太阳神苏利耶（Surya）驾驶太阳战车赐予人类火种与智慧的图景；凯尔特神话中，光与太阳之神鲁格·麦克·埃索伦（Lugh mac Ethlenn）驱散黑暗后加冕为太阳神王；埃及阿布辛贝神庙（Abu Simbel Temple）中的拉（Ra）神石像，象征太阳神拉白昼穿越天际、夜晚乘太阳船冥界重生的循环；希腊罗德岛太阳神巨像（the Colossus of Rhodes）则以赫利俄斯（Helios）日辇游行，具象化太阳的东升西落。中国上古神话中，《山海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1]所记载的太阳母神羲和，孕育十日，指引着人们的时历。

原始时代先民对太阳的崇拜是虔诚而永恒的。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将太阳视为“一切神话之源”，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认为：“凡是阳光照耀的到的地方，都有太阳神话的存在。”[2]这种对太阳的崇拜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埃及的太阳崇拜尤为突出：古埃及文明自公元前31世纪起，便被埃及学家奎尔克（Stephen Quirke）称为是“拉神的时代”[3]，太阳石阵、刻划象形文字的石质容器[4]、带日轮图案的象牙梳以及描绘太阳重生场景的木乃伊裹布等等[5]，均深刻诠释了古埃及先民对太阳的崇拜。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古埃及墓葬为切入点，基于相关遗存分析古埃及太阳崇拜和生死观念的联系。

1. 古埃及文明界定

公元前5300年后，尼罗河河谷的游牧民开始转变为农耕生活，由此定居下来。古埃及史学家马涅托写道，美尼斯国王将南北埃及合二为一，定都孟菲斯，使古埃及成为统一的王权国家。如今，埃及学界把马涅托自公元前4世纪起三千年间划分的三十个王朝进一步划分（表1），以下之列皆是本文谈论的“古埃及文明”的范围。

表1 古埃及文明划分

时期	王朝区间	具体时间
前王朝	-	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200年
早王朝	第一至第二王朝	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649年
古王国	第三至第六王朝	公元前2649年—公元前2134年
第一中间期	第七至第十王朝	公元前2134年—公元前2040年
中王国	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	公元前2040年—公元前1640年
第二中间期	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	公元前1640年—公元前1550年
新王国	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	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69年
第三中间期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	公元前1069年—公元前715年
晚王国	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一王朝	公元前715年—公元前332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金寿福：《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第5—6页；以及北京遇见博物馆“遇见古埃及：永恒的木乃伊之谜”展览说明文字整理。

2. 早王朝至古王国时期

早王朝至古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太阳神信仰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时期，更是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墓葬——金字塔，成为太阳崇拜最显著的物质载体。

2.1. 墓葬壁画

古埃及的墓室壁画起源于早王朝时期。早期壁画风格相对简洁，仅使用线条和几何图案来描绘主要元素，内容多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农业活动、狩猎、渔业等，旨在为墓主人在来世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富足。

在太阳崇拜的体现上，早王朝时期壁画中的太阳元素表现尚不突出，但也能窥见一些象征性符号。古王国时期，在一些墓葬的假门（古埃及墓葬内的仪式用门）上可以看到太阳神拉的形象，这反映了古埃及先民早期对太阳神的崇拜。古王国后期，随着太阳神信仰的系统化，壁画中开始出现法老与神祇同行的场景，暗示了法老死后与太阳神合体，共同踏上永生之旅的观念。涅伽达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250年）希拉康波利斯第100号壁画墓（图1）西南壁画中描绘的船只和狩猎场景，可能已蕴含了早期权力象征与宇宙观念的联系，为后世墓葬壁画中更复杂的来世旅程描绘奠定了基础。



图1 希拉康波利斯第100号墓西南壁画

图片来源：Bestock. L, Violence and power in ancient Egypt: Image and ideology before the New Kingdom, Routledge, 2017.

2.2. 随葬品

早王朝和古王国时期的丧葬物品同样体现了太阳崇拜的早期特征。护身符是保护死者免受邪恶侵害、顺利通往来世的重要物品，与太阳崇拜有着紧密的联系。

杰德柱（Djed Pillar）是持续、永恒和保护的象征，其稳定和再生的含义与太阳的循环息息相关（图2）。圣甲虫的形象在这期间也作为护身符开始出现，象征着早晨的太阳神和新生。古埃及人认为圣甲虫的生活习性与太阳周而复始的起落有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圣甲虫会滚动粪球埋入地下，新的圣甲虫会从粪球内的卵中孵化，破土而出获得新生。这一过程就象征着“死后重生、生命的自我创造和循环重生”。因其

能够推动早晨的太阳盘使逝者重生，古埃及人将其视为自我创生和再生的象征，与太阳每日的“重生”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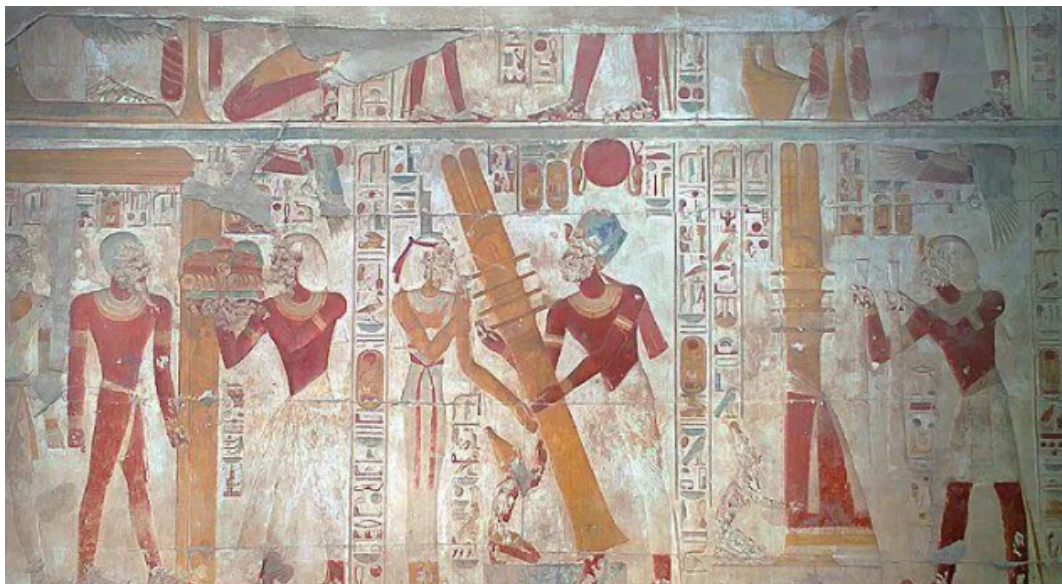


图2 阿比多斯奥西里斯大厅西墙杰德柱升起

图片来源：知乎：《“永生的钥匙”——古埃及杰德柱》。

2.3. 金字塔

金字塔的形态被认为是太阳光芒投影的象征，是法老灵魂升天、与太阳神融合的阶梯。许多金字塔的朝向，特别是其附属的祭祀神庙和甬道，都与太阳的运行轨迹相关。吉萨高原上三座大金字塔西南角连线指向中王国时期修建的赫利奥波利斯森乌斯特一世（Senusret I）方尖碑。金字塔代表着太阳轨迹的最西端，而位于尼罗河东岸的赫利奥波利斯则代表着太阳升起之处。吉萨金字塔与赫利奥波利斯的位置关系反映了太阳神信仰最核心的观念，即国王死后与太阳的运动轨迹相融合，从而成为太阳神[6]。法老的丧葬仪式路径：从河谷神庙经甬道至金字塔神庙，最终安葬于金字塔内，也与太阳西沉进入冥界的旅程相一致。这种建筑布局使金字塔成为法老实现太阳化、获得永生的重要设施。

3. 中王国至新王国时期

经历了第一中间期的动荡后，中王国时期埃及实现了统一，文化艺术得到复兴。新王国时期则是古埃及的帝国时代，国力强盛，宗教信仰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3.1. 墓葬壁画

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在内容和风格上较前朝更为丰富。最显著的变化是各类文字开始系统地出现在壁画中，为死者的来世旅程提供详尽的“导航”。

中王国时期出现了《棺槨铭文》（Coffin Texts），这些铭文直接书写在棺木内外，使用范围扩大到贵族官员，显示了来世信仰向更广泛社会阶层下放的趋势。壁画中开始描绘更具体的来世场景，如死者面对各种神祇和恶魔，以及在“芦苇之野”（Field of Reeds）（图3）享受永恒生活的景象。



图3 芦苇之野场景壁画

图片来源：Smithsonian Channel.

新王国时期是墓室壁画的黄金时代，《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成为最重要的丧葬文献。其章节和插图被大量绘制在纸莎草卷上，或随葬，或直接绘于墓室墙壁。《亡灵书》开篇就有：“赞美你，啊拉，向着你惊人的上升！你上升，照耀，令诸天向一旁滚动。你是众神之王，万物之主，我们自你而来，因你而成神圣。”[7]这样的赞颂。《亡灵书》详细描绘了死者从死亡到复活的全过程，包括心脏称量审判、向诸神念诵否罪祷文、以及搭乘太阳船穿越冥界等关键情节。

3.2. 随葬品

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丧葬物品，尤其是护身符，种类更加繁多，制作也更为精致，反映了太阳崇拜和生死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化。

圣甲虫作为护身符的使用更为广泛（图4、5），常被放置在木乃伊的心脏位置（称为心脏圣甲虫），背面刻有《亡灵书》中的咒语，祈求心脏在冥界审判时不做出对死者不利的证词。它象征着重生和太阳神凯布利的权柄。



图4 心脏圣甲虫



图5 带翼圣甲虫

图片来源：笔者摄于北京遇见博物馆“遇见古埃及：永恒的木乃伊之谜”展览。

荷鲁斯之眼（Udjat-Eye）是新王国时期最为流行的护身符之一，象征着保护、健康、再生。古埃及神话中，荷鲁斯在与赛特复仇的战斗中左眼被夺走，后被智慧之神托特治愈。古埃及人的观念中人的体内居住着一种名为“卡”的灵魂体，“卡”不会随着肉身破灭而一并消失，他会存在于世间并寻找机会再次作为人形重生。“卡”极其脆弱，需要保护，古埃及人制作了大量形态各异，用处不同的护身符，来保卫自己体内的“卡”，以期重生。荷鲁斯之眼护身符（图6、7）能够治愈的、驱邪避害，守卫体内的“卡”。荷鲁斯之眼也与拉之眼（通常指太阳本身）在神话中有所关联，共同构成了古埃及太阳崇拜的核心。



图6 荷鲁斯之眼护身符



图7 荷鲁斯之眼护身符

图片来源：笔者摄于北京遇见博物馆“遇见古埃及：永恒的木乃伊之谜”展览。

3.3. 太阳神庙

中王国时期金字塔的规模已不如古王国宏伟。新王国时期，由于忌惮盗墓者，法老们不再修建显眼的金字塔，而是将陵墓选址在底比斯西岸（今埃及南部尼罗河东岸卢克索地区）隐蔽的山谷中，即“帝王谷”“王后谷”。这些岩窟内部结构复杂，甬道和墓室的墙壁上布满了精美的壁画和文字，完整再现了《亡灵书》、《地狱之书》（Amduat）、《洞穴之书》（Book of Caverns）等丧葬文献的内容，描绘了太阳神夜间穿越冥界的旅程和死者复活的过程。

位于阿斯旺的阿布辛贝神庙（Abu Simbel Temple）是埃及最宏伟的神庙，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阿布辛贝神庙拥有3300多年的历史，由新王国第十九王朝时期的君主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建造，高约30米，宽约36米，纵深60米左右。神庙的顶部是21只被称作“太阳神的赞颂者”的狒狒石雕。每天的第一缕阳光首先照射在这里，石雕狒狒们举起双手庆祝太阳升起。再往下正中间的雕像是太阳神赫尔阿克缇（Holactie），他与拉的融合——“拉—赫尔阿克缇”就是阿布辛贝神庙的主神[8]。门前立着4座高20米的石质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它的脚边设有拉美西斯二世母亲、配偶和子女的小型雕塑。阿布辛贝神庙也是古埃及三千多年以来太阳节的发生地，每年拉美西斯二世的誕生日和登基日，即2月22日和10月22日，只有在这两天阳光会径直穿过纵深60米的神庙走廊，照射到神庙最深处以拉美西斯二世为中心的三座神像上。神庙的建筑设计以及太阳节的传统表明了古埃及人的观念里，太阳是权力的源头，法老作为人间的统治者，他的权力由太阳赋予，法老通过与太阳神的紧密结合，以太阳崇拜来巩固王权的统治，增强对民众的教化对太阳的敬畏，坐实“拉神之子”的身份。

4. 古埃及太阳崇拜核心神祇

古埃及的太阳崇拜并非单一神祇的崇拜，而是一个复杂且不断演变的神话体系，其中多位神祇扮演着与太阳、创世、王权及死后生命相关的角色。埃及太阳神的形象，随着一天之内太阳位置的变化，有着三种不同的神格形态：在清晨、正午、黄昏三个时段里，太阳神通行的表述（神名）是“凯布利——拉——阿图姆”[9]。

4.1. 凯布利（Khepri）

凯布利是代表早晨初升太阳的神祇，在古埃及神话中象征着圣甲虫。凯布利在墓葬壁画和纸莎草上的形象为圣甲虫或以圣甲虫为头部的男性形象（图8）。古埃及人观察到圣甲虫从粪球中出现，视其为自我诞生和再生的象征。因此，凯布利代表着太阳每日的新生、创造力以及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在墓葬艺术和护身符中，圣甲虫形象的广泛使用，正是对于这种再生力量的祈求，希望死者能像凯布利推动太阳升起一样，在冥界获得新生。

4.2. 拉（Ra）

正午，当太阳悬于天空正中时，太阳神作为拉存在。拉是古埃及最重要的太阳神，他通常被描绘为鹰首人身，头戴饰有圣蛇乌拉埃乌斯的太阳圆盘（图9）。拉神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每日驾驶太阳船：一种是早晨由东向西航行的白昼之船“玛阿杰特（Madjet）”；一种是在冥界由西向东航行的黑夜之船“梅塞凯迪特（Mesektet）”[10]。白昼巡游天空，赐予万物光明与生命；夜晚则进入冥界，战胜混沌与黑暗，并在次日清晨重生。法老的“拉神之子”称号，以及金字塔铭文中法老与拉同游的描述，都显示了拉神在王权神化和确保法老来世永生中的核心作用。

4.3. 阿图姆（Atum）

黄昏，太阳即将没入冥界时，他作为阿图姆（图10）存于世间。阿图姆是更古老的创世神，代表黄昏或即将落山的太阳。神话中，阿图姆从原初之水努恩（Nun）中自我创生，创造了第一代神祇。在生死观念中，阿图姆代表了生命周期的完成阶段，以及进入冥界前的过渡，蕴含着转化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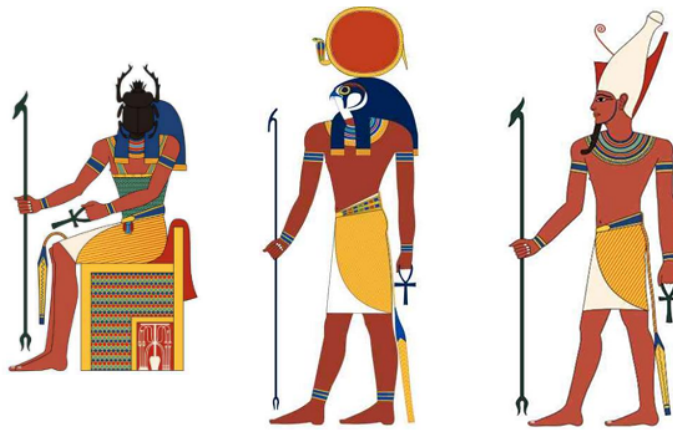


图8 凯布利 图9 拉 图10 阿图姆

图片来源：图8—10来源于Cassar. C, The Pantheon of Ancient Egyptian Gods-A Comprehensive Guide, “Khepri”、“Ra”、“Atum”词条。

4.4. 阿蒙一拉（Amun-Ra）

阿蒙最初是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被描绘成一个双角弯曲的公羊头人身的形象，头顶盘蛇太阳盘和双皇冠的形象（图11）。随着中王国时期底比斯政治地位的提升，阿蒙神的地位也日渐重要。新王国时期，底比斯成为埃及的都城，阿蒙与传统太阳神拉融合，形成了“阿蒙一拉”，成为埃及帝国的最高神和众神之王。考古发现的托勒密时期（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木乃伊裹布中，就有作为“阿蒙一拉”存在的形象（图12）。随着新王国臻于鼎盛，阿蒙一拉已经完全被太阳神同化了，“他接受了太阳神拉的所有属性，以拉日行天国，夜走地府的太阳舟”[11]。



图11 公羊头的阿蒙



图12 木乃伊裹布“阿蒙一拉”形象

图片来源：图11来源于Cassar. C, The Pantheon of Ancient Egyptian Gods-A Comprehensive Guide, “Amun”词条；图12为笔者摄于北京遇见博物馆“遇见古埃及：永恒の木乃伊之谜”展览

4.5. 奥西里斯（Osiris）

奥西里斯是古埃及最重要的冥界之神，象征死亡、复活和丰饶。奥西里斯的形象是一个留着胡须、手持曲柄杖、连枷及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权杖、头戴王冠的绿色木乃伊，他头戴象征上埃及的白色王冠，王冠周

围插满了红色羽毛（图13）。他被其兄弟赛特谋杀并肢解，后由其妻伊西斯寻回尸块并使其复活。这一神话深刻影响了古埃及的生死观念，使得奥西里斯成为所有渴望在来世重生者的希望。

虽然奥西里斯信仰在古王国晚期已出现于《金字塔铭文》，但在中、新王国时期，其影响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奥西里斯来世”的观念，与“太阳来世”观念并存乃至融合。在许多墓葬文献和壁画中，死者会与奥西里斯认同（表现为奥西里斯加上死者的姓名），并通过模仿其复活经历来获得永生。太阳神在夜间进入冥界与奥西里斯结合，被认为是太阳获得新生力量的关键环节，也象征着死者通过与这两大神祇的联系而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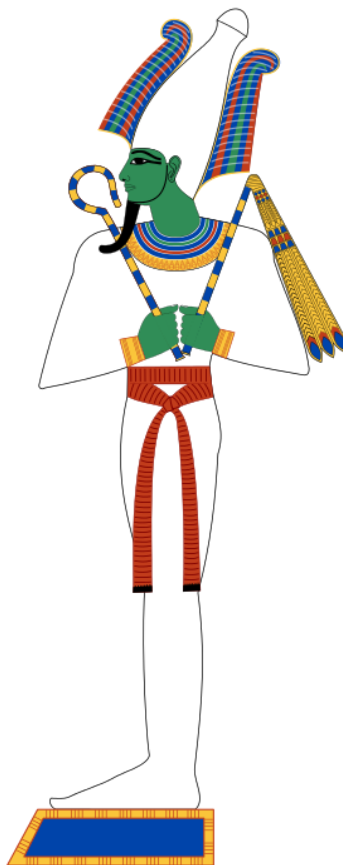


图13 奥西里斯

图片来源：Cassar. C, The Pantheon of Ancient Egyptian Gods-A Comprehensive Guide, “Osiris”词条

5. 太阳船与古埃及生死观念

古埃及圣书体文字里，“船”蕴含“旅行”的意思。太阳船（Solar Barque）是古埃及神话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能体现古埃及太阳崇拜与生死观念的关键元素——它不仅是太阳神每日巡行天际和冥府的交通工具，更是死者灵魂渴望搭乘以期获得重生和永恒的载体。

5.1. 墓葬中的太阳船

传统的太阳船船身一般窄长弯曲，两头翘起，以吉萨金字塔群周边出土的胡夫太阳船（图14）最具代表性。胡夫太阳船是一艘保存完好的大型木船，其精湛的工艺和完整的结构令人叹为观止。这类实际大小的船只被认为可能用于法老生前的宗教仪式，或象征性地用于其葬礼队伍，最终拆解并埋葬在陵墓附近，供法老在来世继续其太阳旅程。

更多的太阳船形象多或以模型船的形式随葬，或以绘画的形式出现于陵墓（图15）及木乃伊裹布（图16）上，展现太阳神及其随从（包括死去的法老和获得许可的亡灵）一同航行的景象。



图14 胡夫太阳船（复制品）

图片来源：埃及国家博物馆。



图15 拉美西斯四世陵墓壁画的太阳船形象

图片来源：龚伊林：《古埃及太阳船的艺术造型初探》，《艺海》，2021年第4期，第101页。



图16 木乃伊裹布：太阳船

图片来源：笔者摄于北京遇见博物馆“遇见古埃及：永恒的木乃伊之谜”展览。

5.2. 昼夜之旅

古埃及人经常在坟墓的壁画中描绘死后的“水上旅程”：在丧葬仪式中，逝者的木乃伊制作完毕后会送太阳船上，开启前往仪式场地的朝圣之旅。到了下葬日，祭司需要将木乃伊移入棺材，置于船上送至墓地。古埃及人认为，太阳东升西落，以尼罗河为界，东岸是生者的王国，神庙建立在这里；西岸是逝者的国度，陵墓修建在这里。因此，太阳船承载着逝者渡过尼罗河向东航行，意味着获得了重生。太阳船的昼夜航行，因此成为宇宙秩序、时间流转、生命循环以及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缩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这种“与神同行”的观念逐渐向贵族甚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通过虔诚的信仰、严格遵守宗教仪式、拥有《亡灵书》等丧葬文献的指引以及配备必要的护身符和咒语，普通人也希望能通过死后审判，获得登上太阳船的资格，参与这一神圣的宇宙旅程，从而战胜死亡，实现永生。因此，太阳船不仅是王权的象征，更承载了古埃及人对克服死亡、融入宇宙循环、实现永恒复活的集体渴望。

6. 结论

古埃及的墓葬文化，无论是宏伟的建筑、精致的壁画，还是丰富的随葬品，都深刻地烙印着太阳崇拜的印记。从早王朝对太阳自然力的顶礼膜拜，到古王国借由金字塔将王权与太阳神紧密相连，再到中、新王国时期阿蒙一拉信仰的鼎盛与来世观念的普及化，太阳始终是古埃及人精神世界的核心。

日出日落的自然循环，被古埃及先民解读为生命、死亡与再生的轮回。太阳神拉、阿图姆、凯布利以及后来的阿蒙一拉等神祇，共同构建了一个围绕太阳展开的神话体系，为古埃及人理解宇宙秩序、诠释生死奥秘提供了框架。太阳船作为太阳神的载具，是承载灵魂穿越冥界、驶向永恒的象征，具体化古埃及先民对来世旅程的想象与期盼。

可以说对太阳永恒不息、循环再生的信仰，是古埃及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并投入巨大精力营造“永恒家园”的根本驱动力。古埃及人的墓葬，不仅仅是逝者的安息之地，更是他们精心构建的、通往太阳神国的起点，是其不朽信念的永恒见证。太阳高高升起，不仅照耀着尼罗河谷的土地，更照亮了古埃及人通往永生的精神道路。

参考文献

- [1] 袁珂. 山海经校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0): 380-381.
- [2]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 [M]. 连树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3] Quirke S. The cult of Ra: Sun-worship in ancient Egypt [M]. Thames & Hudson, 2001: 13-22.
- [4] Walter B E. The Great Tombs of The First Dynasty [J].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54(2): 128-170.
- [5] Cervelló-Autuori J. The Sun-Religion in the Thinite Age: Evidence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M]. na, 2008: 1134-1136.
- [6] 温静. 太阳、王权与来世——埃及古王国时期太阳神信仰的嬗变 [J]. 世界历史, 2020, (6): 84-98+154-155.
- [7] 华理士·布奇. 亡灵书 [M]. 锡金, 译.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1.
- [8] 马蒂亚斯·赛德尔, 雷吉娜·舒尔茨. 艺术与建筑: 埃及 [M]. 李锐, 译.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 520.
- [9] 王凯. 古埃及人的太阳神崇拜 [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2): 83-90.
- [10] Faulkner R O.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108.
- [11] 王凯. 古埃及人的太阳神崇拜 [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2): 86.